

卡森·麦卡勒斯

Carson McCullers

E y e

金色眼睛的
映像

Reflections
in a Golden Eye

苏伊达
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Carson McCullers
[美] 卡森·麦卡勒斯
苏伊达——译

金色眼睛的映像
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色眼睛的映像 /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

(Carson McCullers) 著 ; 苏伊达译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5594-0159-5

I. ①金… II. ①卡… ②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71541号

- 书 名 金色眼睛的映像
作 者 (美) 卡森·麦卡勒斯
译 者 苏伊达
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王 磊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32
字 数 120千字
印 张 7.5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159-5
定 价 35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法律顾问: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

目 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39
第三章	101
第四章	165

第一章

和平时期，军事驻地是一处乏善可陈的无聊之地。不是说这儿风平浪静，而是说事情在这里周而复始，毫无新意。驻地自身的总体设计让这层单调乏味无以复加——混凝土营房大而无当；一排排军官住房鳞次栉比，竟还找不出一个不重样的；健身房、小礼拜堂、高尔夫球场和游泳池也是无一例外，清一色地脱胎自某种古板的样式设计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一处驻地之所以如此无聊，主要是因为它与世隔绝、沉湎安

逸，就好比一个刚入行伍的新兵蛋子，他的举止动作莫不是照着前人有样学样、上行下效罢了。与此同时，有些看似不可能再次发生的事儿也会在这军事驻地里头重演。南方就有这么一处驻地，几年前发生了一起谋杀案。惨案涉及的当事人如下：两名军官、一名士兵、两个女子、一个菲律宾人，外加一匹马。

里头说的这个士兵呢，是个二等兵，名叫艾尔基·威廉姆斯。傍晚时分，人们总能看到他一个人坐在营房前人行道旁的长椅上。这地方很讨人喜欢，有两排郁郁葱葱的枫树，如长蛇般点缀在草坪和人行道之间，斑驳的树影随风翩舞，带来清凉。春天，树的叶子是透明般的绿色。到了盛夏，就成了安详的深色。时近晚秋，又染成耀眼炫目的金色。二等兵威廉姆斯时常静坐于此，等待晚间用餐的号令。他还年轻，是个沉默寡言的士兵，在这营区里，既未结交朋友，也没有四处树敌。圆圆的脸蛋晒得黝黑，标志性

地带着一副人畜无害而又有所警觉的表情。他的嘴唇饱满、鲜红润泽，褐色的头发梳作刘海搭在前额上。双目也怪有趣的，竟是琥珀色和棕褐色勾兑而成的奇妙产物，眼神中透着一种通常要在动物眼睛里才能寻见的缄默。乍一看，二等兵威廉姆斯的块头有些笨重，手脚似乎不大灵活。可这是骗人的错觉。他动作之轻快好比飞禽走兽，又似梁上君子。经常有几个兵优哉游哉地独行之时，蓦地发现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出现在旁。他的手看似小巧细腻，骨骼精奇，实则孔武有力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既不抽烟，也不喝酒。不干偷腥勾当，也没有赌博之癖。在军营里，他孑然一人，在别人眼中，多多少少有些“谜”。大多数时候，二等兵威廉姆斯会在驻地周围的小树林里打发时间。那是块自然保护区，占地十五平方英里，是一片未经开发的乡间野地。里头有原始的参天巨松，花团锦簇，让

人眼花缭乱，甚至还能找见鹿、野猪和狐狸这样羞涩怯生的动物。除了骑马，二等兵威廉姆斯对其余可供士兵休闲的运动兴致索然。从来没有人在健身房或游泳池见过他的身影。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发笑、生气或是痛苦。他一日三餐吃得有益健康又富足充裕，不曾像其他士兵那样抱怨过伙食条件。他住的房间有长长一列行军床，大致得有个三十六张。这里可绝不是个清静地儿。晚上熄灯以后，鼾声、咒骂声、梦魇般的呻吟声，可谓声声入耳，余音绕梁。可二等兵威廉姆斯总能睡得安稳。只不过，偶尔会有棒棒糖糖纸的响动，从他床边窸窸窣窣地传来。

服役期满两年，二等兵威廉姆斯有天被派去一个叫潘德腾的上尉家里报到。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：二等兵威廉姆斯因为在驯马方面很有一手，过去六个月便一直在马厩里干些固定的杂务零活。有天，潘德腾上尉给驻地士官长打了通电话，碰巧好几匹马都拉去

参加演习了，马厩里也没什么活儿可干，二等兵威廉姆斯就被抽调去执行特殊任务了。其实任务很简单。潘德腾想在自家后院的树林里腾出一片地方，以便日后安放烤炉架，举办户外聚会。完成这项差使大致需要一整天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早晨七点半就动身去干活了。这是十月的一天，阳光明媚而柔和。他早就清楚上尉的住所，因为每次去林中漫步，总要先经过这里，更何况，他一眼就能认出上尉来。事实上，他曾给上尉闯过一次祸。一年半以前，二等兵威廉姆斯曾给连里的中尉连长当过几个星期的勤务兵。有天下午，中尉迎接前来巡视的潘德腾上尉。就在招待上尉一行的时候，二等兵威廉姆斯不慎将一杯咖啡溅到了上尉的裤子上。抛开那次小插曲不说，他在马厩也时常和上尉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并且负责照料上尉妻子的马。那是一匹栗色的骏马，论外形，没得挑，绝对是驻地所有

坐骑中当仁不让的翘楚。

上尉就住在军事驻地的郊野。房子是一幢双层灰墁别墅，共八个房间，式样和街道上别的房子别无二致，唯一的不同是它位于街道的末尾。房子的草坪两端与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接壤。屋子右边是他唯一的近邻——莫里斯·兰登少校。整条街的房子都正对着一片巨大而平坦的褐色草地，草地时至最近才开发成了一个马球场。

二等兵威廉姆斯来到了以后，上尉亲自走出屋子，大费工夫地给他说了一通自己的要求：矮栎和石楠灌木丛都要清理干净，大树上长度不及六英尺的枝条都应悉数剪掉。上尉还指了指大约在草坪二十码外一棵巨大的老橡树，表示工作区域到该处打止。上尉白皙而肥胖的一只手上戴着一枚金戒指。他今天早晨穿了一条及膝的卡其色短裤，脚上一双高帮羊毛袜，上身一件羊毛夹克，脸上棱角鲜明，神情严肃紧张。

他有一头乌黑的头发，双眼是琉璃般的湛蓝色。上尉似乎认不得这个二等兵威廉姆斯了，只是发号施令的时候，语气显得有些神经兮兮，又有点儿吹毛求疵。他告诉二等兵威廉姆斯，要在当天完成所有工作，还说自己会在傍晚某个时刻回来。

士兵有条不紊地忙活了一个上午。到了中午，还去食堂吃了午餐。不到四点钟，工作就已经完成了，甚至还超出了上尉的特别嘱咐。那棵用作界限标识的老橡树形状奇异，朝向草坪的一侧枝条奇高，人走在下面完全不成问题；可是另一边的情况截然相反，那儿的枝条竟能千姿百态地垂在地上。士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剪掉了所有垂在地上的枝条。等一切处置完毕，他倚靠在一棵松树旁，默默等待，一副自得其

乐、哪怕一辈子站在这里也高兴快活的样子。

“嘿，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”有个声音突然发问。

士兵方才已经瞧见上尉的妻子走出隔壁房子的后门，穿过草坪朝他走来。他早就看见了她，可直到她开口对他说话，才如梦方醒似地注意到她的存在。

“我刚去了趟马厩，”潘德腾太太说道，“我的‘火鸟’被踢了。”

“是吗，夫人。”士兵搪塞了一句。略待片刻，才琢磨明白她刚才说的话。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这我就知道了。兴许是哪头见了鬼的骡子。要不就是他们把马儿跟母马放到一块儿了。我都气疯了，所以才来问你。”

草坪边上的两棵树中间挂了张吊床，上尉的妻子迈步过去，躺在了上头。她脚蹬一双靴子，下身穿一条邋遢不堪的呢子马裤，膝盖部位都磨得破了，上身套一件灰色针织衫。纵然穿衣着装如此，也丝毫撼动

不了她俊俏的美丽容颜。她的脸带着圣母玛利亚那种出神似的平静安和，一头古铜色的直发在颈后挽了个结。就在她养神歇息的时候，一名年轻的黑人女佣端着个托盘走了出来，上头放着一品脱黑麦威士忌，一只威士忌量酒杯，外加些许水。潘德腾夫人对自己家的酒倒不挑，一口气就喝下两杯，紧接着又吞下一口冰凉的水。她再没有跟士兵说上一句话，士兵也很识相，也没追问马儿的事。两个人似乎就这么忘记了彼此的存在。士兵斜靠在松树上，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远方出了神。

晚秋的太阳散发出一层闪烁的薄晕，平洒在草坪新铺就的冬草之上。即使是在树林，阳光也能穿透枝叶稍逊茂密的地方，在地上映照出金光闪闪的图案。可倏忽之间，太阳就消失得了无踪迹，徒留一份清冷的空气，还有一丝轻盈的柔风。该告辞回去了。远方传来军号号角，因为距离遥远反而愈发清晰，余音回